

## 楚文字中与“虎”相关诸字的隶定与释读

赵 市 委

**内容摘要:**西周金文中的“虎”字有两种写法,一种写法虎背上有一横笔,另一种写法无横笔,且以前者为主流写法。楚文字继承了这两种写法,其中可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“虎”“𧇧”“𧇨”“𧇩”等字,均由虎背上无横笔的字形分化而来;而“虎”与“𧇪”“𧇫”“𧇬”“𧇭”等字不仅在字形上可以分开,而且在用法上也取用分明。楚文字中没有“虎”用为“乎”的例子,也没有“𧇪”“𧇫”“𧇬”“𧇭”等字用为“虎”的例子。由此可以看出,至少在战国阶段,楚文字“虎”与“乎”“呼”的分化已然完成,前者与后者是不同的字,在隶定和释写时,要加以区分。在具体篇目中,用哪一个字形来表示“乎”或“呼”,跟书手有很大的关系。

**关键词:**楚文字 “虎” “乎” “呼” 分化字

### 引言

楚文字中常见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𧇨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2)、𧇩(清华陆《管仲》29)、𧇪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4)、𧇫(清华壹《金滕》2)、𧇬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4)、𧇭(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7)、𧇮(清华拾《四告》26)、𧇯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3)、𧇰(清华玖《迺命一》3)等字,目前相关的释文、工具书及学者引用时的隶定和释读常常各有不同,有进一步加以辨析的必要。以“𧇨”“𧇩”“𧇪”三字为例,将它们在相关的整理报告和文字编中的隶定列表 1:

表1 “𧇧”“𧇨”“𧇩”在相关整理报告和文字编中的隶定

相关整理报告和文字编	𧇧	𧇨	𧇩
上博二	𧇧/虎 (157 <sup>①</sup> )	𧇨(254)	\
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一五)文字编》 <sup>②</sup>	虎(265)	𧇨(265)	\
《楚系简帛文字编(增订本)》 <sup>③</sup>	虎(493)	𧇨(488)	\
《上博楚简文字声系(一~八)》 <sup>④</sup>	虎(1221)	𧇨(1235)	\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肆—陆)文字编》 <sup>⑤</sup>	\	\	虎(122)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—8文字编》 <sup>⑥</sup>	\	虎(719)	𧇩(1646)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—叁)文字编(修订本)》 <sup>⑦</sup>	\	虎(138)	\
《上博简文字编》 <sup>⑧</sup>	虎(393)	𧇨(394)	\



具体而言,“𧇧”字有“𧇧”“虎”“𧇨”三种隶定方法;“𧇨”字有“𧇧”“𧇨”“虎”“𧇩”四种隶定方法;“𧇩”字有“虎”“𧇩”两种隶定方法。可以看出,学界对上述诸字之形义的认识并不一致。上述诸字应该如何隶定或释写?它们的形体是如何演变的,形义有无关系?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。





①括注数字为该字形在相关整理报告和文字编中的页码。  
②李守奎、曲冰、孙伟龙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一五)文字编》,作家出版社,2007年。  
③滕壬生:《楚系简帛文字编(增订本)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8年。  
④徐在国:《上博楚简文字声系(一~八)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3年。  
⑤李学勤主编,贾连翔、沈建华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肆—陆)文字编》,中西书局,2017年。  
⑥马继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—8文字编》,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白于蓝指导),2019年。  
⑦李学勤主编,沈建华、贾连翔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—叁)文字编(修订本)》,中西书局,2020年。  
⑧沈奇石:《上博简文字编》,学苑出版社,2025年。





## 一、“虎”字的形体演变

从字形上看,上述诸字是由“虎”分化而来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,需要对古文字中“虎”字的演变做一番考察。甲骨文中“虎”字常见,单育辰将其写法分为四种大的类型,择要列举如下:

I 型:  《合集》10196  《合集》10216  《合集》23690  《合集》6553



II 型:  《合集》671  《合集》14149  《合集》6667  《合集》6667


III 型:  《屯南》3599  《合集》28301  《合集》28300  《合集》37362



白组型:  《合集》20708  《合集》17849  《合集》21387  
 《合集》21388

类型 I—III 的区别是, I 型虎身画有条纹, II 型虎身条纹已简省, III 型虎身更只简化成一道线。白组型画有虎耳,且虎耳慢慢省简,最后变成比较方正的“冂”<sup>①</sup>。

西周金文中的“虎”字,虎身简化为一道线,且虎耳变为“冂”,并与虎口相连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与甲骨文相比,西周金文“虎”字还有一极易被忽视的特点。请看下列字形:

A:  大师盧簋(《集成》4251. 1)  师袁簋(《集成》4313. 1)

 六年琯生簋(《集成》4293)  裘卫盃(《集成》9456)

B:  戮方鼎(《集成》2824)  师卣簋(《集成》4288. 1)

<sup>①</sup>单育辰:《甲骨文中的动物之一——“虎”“豹”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4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3—46页。



吴方彝(《集成》9898A)



滕虎簋(《集成》3828)

A 与 B 的区别是, B 类写法的“虎”字, 虎背有一明显的横笔。《新金文编》收录了 30 例西周时期的“虎”字, 除一例为无法确知原貌的摹本外, 背部带横笔的有 24 例, 不带横笔的仅有 5 例<sup>①</sup>。管见所及, 还没有人对金文“虎”字背部的这一横笔做出过解释。但这一横笔被后世文字所继承, 对分析“虎”字的形体演变十分重要, 值得注意。比如清华简《系年》第 105 号简有“虎”字作“𧇧”, 字形中“人”形右侧往下斜出的一笔, 即继承自西周金文“虎”字背部的横笔。

秦文字中, 这一横笔被保留下来<sup>②</sup>:



秦公大墓残磬



石鼓文·銮车

楚文字中的“虎”有两种写法, 皆继承自西周金文。

虎 1:



包山竹牋 1



上博三《周易》25



上博四《交交鸣鳶》2



上博五《三德》18

虎 2:



包山简 271



包山简 273



清华贰《系年》105



清华拾《四告》38

“虎 1”继承自西周金文“虎”字背部无横笔的写法, “虎 2”继承自

“虎”字背部有横笔的写法。两种写法中, 虎身均变为“人”形。

楚文字中的“象”“马”等字, 有时也会在表示兽身的背部加一笔, 如:

“象”:



清华捌《虞夏殷周之治》3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45



安大一《诗

经》87

“马”: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6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7

<sup>①</sup>董莲池编著:《新金文编》, 作家出版社, 2011 年, 第 584—586 页。

<sup>②</sup>以下两个字形摘自单晓伟:《秦文字字形表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 年, 第 202 页。


安大简整理者指出,这种写法的“马”,写法独特<sup>①</sup>。“曾姬无恤壶”(《集成》9710)铭文中有一个从匹从马之字,作“𠂔”,所从之“马”与安大一《诗经》的“马”写法类似。这种写法的“象”和“马”,很可能是受“虎2”写法的影响,在类化作用下产生的。

## 二、楚文字中由“虎”分化、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字

从字形上看,楚文字中的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等字,都是从“𠂔(虎)”分化而来。这种分化符合古文字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。

### (一)由“𠂔”到“𠂔”

“𠂔”从虎从人(“人”形是虎身的变形),所从之“人”形的竖笔加一短横,即分化为“𠂔”。古文字演变过程中,竖笔上加点或横的现象十分常见,如:


年:  《合集》5600



史颂簋(《集成》4236.1)



清华貳《系年》112

仁:  郭店简《唐虞之道》15



上博一《性情论》33



上博八《有皇将起》1

畏(鬼):  《合集》8592




上博三《恒先》3



清华伍《厚父》9

### (二)由“𠂔”到“𠂔”

“𠂔”所从之“人”形的竖笔加一横折,即分化为“𠂔”。楚文字中“人”形加横折,从而变为与“力”同形的情况也很常见,如:

何:  清华捌《心是谓中》1



上博五《鲍叔牙与隰朋之谏》7





上博三《周易》23




上博三《彭祖》8


<sup>①</sup>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,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: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,第75页。


佗:  上博八《李颂》2


𠂔:  包山简 161


𠂔:  清华贰《系年》101

𠂔:  包山简 220

杰:  清华伍《汤处于汤丘》14


𠂔:  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65


𠂔:  清华柒《子犯子余》15


𠂔:  上博五《鲍叔牙与隰朋之谏》8


### (三) 由“𠂔”到“𠂔”，再到“𠂔”

“𠂔”所从之“人”形下加一横，即分化为“𠂔”，“𠂔”所从的“𠂔”中间再加一横笔，即分化为“𠂔”。这种分化也是常见的古文字形体演变现象，如：


望:  《合集》171


 小臣丰卣(《集成》5417.1)


𠂔:  郭店简《穷达以时》4


兄:  清华壹《金滕》7

𠂔:  上博六《天子建州甲》3

𠂔:  上博六《天子建州乙》2

圣:  上博六《孔子见季桓子》4

𠂔:  上博八《李颂》3

𠂔:  清华叁《说命中》2

### (四) 由“𠂔”到“𠂔”

“𠂔”所从之“人”形两侧加“八”形，即分化为“𠂔”。类似的加“八”形分化的例子还有“望”，甲骨文“望”有一种写法作“𠂔”（《合集》171），楚文字中有时保留这一写法，作“𠂔”（上博七《君人者何必安哉》甲篇简8，其字形上部由从“臣”变形音化为从“亡”），《礼记·缁衣》载“为上可望而知也”<sup>①</sup>，上博简本“望”作“𠂔”（简2），“人”形两侧的“八”形为饰笔。

楚文字中还有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𠂔（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7）、

<sup>①</sup>郑玄注，孔颖达正义，吕友仁整理：《礼记正义》卷六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110页。

𧈧(清华拾《四告》26)、𧈧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3)、𧈧(清华玖《廼命一》3)等字,它们都是由“𧈧”讹变而来,详见第四节的讨论。

楚文字中另有从虎从口的“𧈧”字,对其构形和用法,学者多有讨论<sup>①</sup>。笔者同意该字是一形表多词的观点。“𧈧”既可分析为从口从虎的会意字(即《说文》训为“虎啸”的“𧈧”字),楚简中用为“号”“虐”等宵部字;又可分析为从口虎声,楚简中用为“乎”“呼”等鱼部字。分析为从口虎声者,亦是“虎”的分化字,“口”是分化符号。

郭店楚简中有“𧈧”“𧈧”“𧈧”等字,出现在《语丛一》《语丛三》《唐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等篇中,整理者隶定作“虐”。刘钊指出,金文“虐”字作“𧈧”“𧈧”“𧈧”,字从“虎”从“兮”,不从“乎”;这是虐字的早期构形,后虎字中间一竖笔下垂穿透笔划作“𧈧”“𧈧”“𧈧”,字下部遂变得与“乎”字接近,后便讹为从“乎”得声<sup>②</sup>。郭店楚简中的“𧈧”“𧈧”“𧈧”等字,皆由金文“虐”变形而来,与从“虎”分化的字有别,因此这三个字形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

从字形上看,楚简中的𧈧、𧈧、𧈧、𧈧、𧈧等字,是由“𧈧(虎)”分化而来,它们能否直接隶定或者释为“虎”呢?这个问题要从这些字以及“虎”字在楚文字中的用法入手去解决。如果这些字和“虎”可以通用,那么直接隶定为“虎”是可以的,反之,则不可直接隶定为“虎”。

### 三、楚文字“虎”及相关字的用法

接下来逐一考察楚文字中的“虎”以及𧈧、𧈧、𧈧、𧈧、𧈧等字的用法。

①刘乐贤:《额济纳汉简的“𧈧”字与楚简的“𧈧”字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辑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488—490页。顾史考:《楚文“𧈧”字之双重用法:说“竟公‘痼’”及苗民“五‘𧈧’之刑”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7辑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387—393页。陈剑:《据出土文献表“虐”“傲”等词的用字情况说古书中几处相关校读问题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8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年,第298—319页。王志平:《“𧈧”字的音读及其他》,《上古汉语研究》第4辑,商务印书馆,2022年,第182—199页。


②刘钊:《古文字构形学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11年,第91—92页。

## (一) 楚文字中“虎”的用法

目前已经公布的楚文字材料中,“虎”字出现 18 次,其中虎背无笔画者 11 例,虎背有笔画者 7 例。字形如下:

 清华拾壹《五纪》72       上博三《周易》25  
 上博四《交交鸣鳶》2       上博五《三德》18       包山简 271  
 包山简 273       包山竹牋 1       安大一《诗经》46  
 包山简 149       清华贰《系年》105       清华拾《四告》38  
 清华拾《四告》40       清华拾《四告》45  
 安大一《诗经》53       安大一《诗经》53       望山二 50  
 望山二 15       清华拾贰《三不韦》118

相关辞例如下:

- (1) 东维龙,南维鸟,西维虎,北维蛇。(清华拾壹《五纪》72)
- (2) 六四:颠颐,吉,虎视眈眈,其猷逐逐,无咎。(上博三《周易》25)
- (3) 悵悵,若豹若虎。(上博四《逸诗·交交鸣鳶》2)
- (4) 狻猊食虎。(上博五《三德》18)
- (5) 紫鞮,紉缝,紫囊,虎鞞。(包山简 271)
- (6) 緄韦囊。虎鞞。(包山简 273)
- (7) 紫鞮、紫囊、虎鞞。(包山竹牋 1)
- (8) 虎鞞豹膺,交鞞二弓。(安大一《诗经》46)
- (9) 陵辻尹塙以杨虎斂关金于邾斂。(包山简 149)
- (10) 秦异公命子蒲、子虎率师救楚。(清华贰《系年》105)
- (11) 曾孙召虎拜手稽首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38)
- (12) 呜呼,乃冲孙虎哀告截詢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40)
- (13) 无有遗耆成人箴告余,先公德余,唯虎穀穀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45)
- (14) 谁从穆公,子车鍼虎,维此鍼虎,百夫之御。(安大一《诗经》52-53)
- (15) 一双璜,一双虎(琥),一玉钩,一环。(望山二 50)
- (16) 绝往,柱易马,禺纯,虎(?)□。(望山二 15)



(17) 寇盜殘賊殺伐則絕行，𧈧虎(?)𧈧則榛。(清华拾貳《三不韋》117—119)

上述辭例中的“虎”，除最後兩例用法不明外，其他用為老虎之“虎”(例1—8)、人名“虎”(例9—14)，或瑞玉“琥”(例15)。兩例用法不明者(例16、例17)，也能根據語境確定其不用為“乎”或“呼”。

## (二) 楚文字“𧈧”的用法

“𧈧”(本文引用辭例時隸定為“虎”)字在上博簡《民之父母》篇中出現3次，在《采風曲目》篇中出現2次。相關辭例如下：

(18) 孔子答曰：“民[之]父母虎(乎)? 必達于禮樂之原，以致‘五至’，以行‘三無’，以橫于天下。”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1-2)

(19) 子夏曰：“敢問何謂‘五至’?” 孔子曰：“‘五至’虎(乎)? 物之所至者，志亦至焉。”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3)

(20) 子夏曰：“‘五至’既聞之矣，敢問何謂‘三無’?” 孔子曰：“‘三無’虎(乎)? 無聲之樂，無體[之]禮，無服之喪。”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5)

(21) 讎羽：《北野人》《鳥虎(?)》《咎比》《王音深浴(谷)》。(上博四《采風曲目》4)

(22) 《思之》《茲信然》《郢詐戈虎(?)》。(上博四《采風曲目》5)  
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中的“虎”，均用作句末語氣詞“乎”。上博四《采風曲目》中的兩個“虎”，用法存疑，詳見第四節的討論。

## (三) 楚文字“𧈧”的用法

楚文字中“𧈧”(本文引用辭例時隸定為“虎”)字出現9次，分別在清华簡《湯在啻門》《湯处于湯丘》《管仲》等篇中。相關辭例如下：

(23) 古之先帝亦有良言情至于今虎(乎)? (清华伍《湯在啻門》1)

(24) 此可以和民虎(乎)? (清华伍《湯处于湯丘》3)

(25) 如我弗見，夫人毋以我为怠于其事虎(乎)? (清华伍《湯处于湯丘》9)

(26) 深渊是济，高山是逾，远民皆极，是非爱民虎(乎)? (清华伍《湯处于湯丘》18)

(27) 小臣答：“君既濬明，既受君命，退不顾死生，是非恭命虎(乎)?” (清华伍《湯处于湯丘》19)

(28) 桓公或问于管仲曰：“仲父，其从人之道可得闻虎(乎)?”

(清华陆《管仲》3)

(29) 今夫佞者之利气亦可得而闻虐(乎)? (清华陆《管仲》24)

(30) ……不劳而为臣劳虐(乎)? (清华陆《管仲》29)

(31) 不谷余日三怵之,夕三怵之,为君不劳而为臣劳虐(乎)?

(清华陆《管仲》30)

上述辞例中的“虐”,均用作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

#### (四) 楚文字“𡗗”的用法

楚文字中“𡗗”(本文引用辞例时隶定为“虐”)字十分常见,大多用为人称代词“吾”。除此之外,还可用于“乎”或“呼”等,出现在上博简《鲁邦大旱》《成王既邦》《李颂》、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《六德》、清华简《尹诰》《周公之琴舞》《芮良夫咎》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等篇中。楚文字中用于“乎”或“呼”的“𡗗”有 20 例,相关辞例如下:

##### 1. 用为语气词“乎”

(32) 鲁邦大旱,哀公谓孔子:“子不为我图之?”孔子答曰:“邦大旱,毋乃失诸刑与德虐(乎)?”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1)

(33) 如天不雨,石将焦,木将死。其欲雨,或甚于我,或必待虐(吾)名虐(乎)?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4)

(34) 如天不雨,水将涸,鱼将死,其欲雨,或甚于我,或必待虐(吾)名虐(乎)?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5)

(35) 焉不曰日彰而冰澡(消)虐(乎)?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5)

(36) 成王曰:“夫夏缙氏之道,可以知善否,可以知亡存,可谓有道虐(乎)?”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14)

##### 2. 用为介词“乎”

(37) 相虐(乎)官树,桐且怠兮。(上博八《李颂》1 正)

(38) 嗟嗟君子,观虐(乎)树之容兮。(上博八《李颂》1 背)

(39) 是故无虐(乎)其身而存虐(乎)其辞,虽厚其命,民弗从之矣。(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4-5)

(40) 君子不啻明虐(乎)民微而已。(郭店简《六德》38)

(41) 君子明虐(乎)此六者,然后可以断狱。(郭店简《六德》42-43)

##### 3. 用为语气词“呼”

(42) 汤曰:“於(呜)虐=(呼! 吾)何作于民,俾我众勿违朕言?”(清华壹《尹诰》3)

(43) 五启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！天多降德，滂滂在下。”(清华叁《周公之琴舞》8-9)

(44) “於(呜)虬(呼)！式克其有辟。”(清华叁《周公之琴舞》11)

(45) 九启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！弼敢荒德。”(清华叁《周公之琴舞》15)

(46) 成王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！”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5)

(47) 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畏哉！”(清华叁《芮良夫毖》26)

(48) “於(呜)虬(呼)，彭祖！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12)

(49) 彭祖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！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23)

(50) 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！若是。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27)

(51) 曰：“於(呜)虬(呼)！若是。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28)

### (五) 楚文字“𧈧”的用法

楚文字中“𧈧”(本文引用辞例时隶定为“虬”)字出现 37 次，分别在上博简《容成氏》《曹沫之陈》《庄王既成》《成王既邦》《邦人不称》《举治王天下》、清华简《祭公之顾命》《四告》等篇中。其中，《四告》篇写作“𧈧”，表示“人”形的左上一笔与表示虎头的左下一笔共用笔画。

楚文字中的“虬”主要有三种用法：句中语气词“乎”、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、语气词“呜呼”之“呼”，另有两例用法不明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12、上博九《邦人不称》1)。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简 50 的“𧈧”字，用为“号令”之“号”，是特例，详见第四节的讨论。其他辞例如下：

#### 1. 用为句中语气词“乎”<sup>①</sup>

(52) 于是虬(乎)方百里之中率，天下之人就，奉而立之，以为天子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6-7)

(53) 于是虬(乎)方圆千里，于是于(乎)持板正立，四向陈禾，怀以来天下之民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7)

(54) 尧于是虬(乎)为车十又五乘，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14)

①朱德熙指出，语气词不仅可以用在句尾，也可以用在句中；用在句中的语气词有两方面的作用，一是作为停顿的标记，二是表示某种语气(详参朱德熙：《语法讲义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，第213—214页)。“于是乎”的“乎”用在句中停顿处，是停顿的标志，因此本文把它归为句中语气词。

(55) 舜于是虎(乎)始免笠,开橐蓑笱而坐之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

14)

(56) 于是虎(乎)夹州、徐州始可尻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5)

(57) 于是虎(乎)𪔐州始可尻也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6)

(58) 于是虎(乎)𪔐州始可尻也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7)

(59) 于是虎(乎)喑聋执烛,蒙工鼓瑟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)

(60) 武王于是虎(乎)作为革车千乘,带甲万人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51)

(61) 武王于是虎(乎)素冠弁,以造咨于天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52)

## 2. 用为句末语气词“乎”

(62) 文王闻之,曰:“虽君无道,臣敢勿事虎(乎)? 虽父无道,子敢勿事虎(乎)? 孰天子而可反?”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46)

(63) 九邦者,其可来虎(乎)?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47)

(64) 君必不已,则由其本虎(乎)。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20)

(65) 庄公曰:“此三者足以战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9)

(66) 既成教矣,出师有机虎(乎)?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0)

(67) 庄公或问曰:“三军鬻果有机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2)

(68) 庄公或问曰:“战有机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3)

(69) 庄公或问曰:“既战有机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4)

(70) 庄公或问曰:“复败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6)

(71) 庄公或问曰:“复盘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0)

(72) 庄公或问曰:“复甘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3 上)

(73) 庄公或问曰:“复苦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3 下+54)

(74) 一出言三军皆劝,一出言三军皆往,有之虎(乎)?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60 上)

(75) 沈尹子桎答曰:“四与五之闲虎(乎)?”王曰:“如四与五之间,载之专车以上虎(乎)? 毆四航以逾虎(乎)?”(上博六《庄王既成》2-4)

(76) 王曰:“陈公忘夫棘遂之下虎(乎)?”(上博六《庄王既成》6)

## 3. 用为语气词“呼”

(77) 尧曰:“於(呜)虎(呼),日月閼间,岁聿……”(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24)

(78) 王曰:“於(呜)虎(呼),公!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4)

(79)王曰:“於(呜)虎(呼),公,汝念哉!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8)

(80)“於(呜)虎(呼),天子!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14)

(81)公曰:“於(呜)虎(呼),天子,丕则豔言哉。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15)

(82)公曰:“於(呜)虎(呼),天子,三公,汝念哉。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17)

(83)“於(呜)虎(呼),哀哉。”(清华拾《四告》5)

#### 4. 存疑

(84)道大哉,屯虎=欲举之,不果,以进则遘(伤)安(焉)。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12)

(85)……子虎,胡不以至敏(命)。(上博九《邦人不称》1)

### 四、相关问题讨论

#### (一)上博四《采风曲目》中的“𧇖”

《采风曲目》简4:

诃羽:《北野人》《鸟𧇖》《咎比》《王音深浴(谷)》。

原简“人”“𧇖”“比”“浴”后有句读符号。《北野人》《鸟𧇖》《咎比》《王音深浴(谷)》为四篇曲目名。简文“𧇖”,整理者释为“虎”,学者亦多从释“虎”的角度加以解释。如杨泽生认为“鸟虎”读“鸟吾”或“鸟语”,是汉代西北一个部族的名称<sup>①</sup>。曹建国认为,在楚文化考古中经常发现凤鸟虎座架之类的文物,曲目中的“鸟虎”或与此文化背景有关,另台湾苗栗县称“鹮”为“鸟虎”,曲目中的“鸟虎”是否就是“鹮”<sup>②</sup>。陈思婷认为,“鸟虎”或可读“鸟帑”,为朱鸟七星最后一宿,本曲目或许是以天上星斗名称或形状以譬喻某事物<sup>③</sup>。

通过上文对𧇖、𧇖、𧇖、𧇖等字的考察,我们知道“𧇖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,却不与“虎”相通,因此该字不应往读为“虎”上去考虑。该字

①杨泽生:《读〈上博四〉札记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辑,第335—336页。

②曹建国:《上博简〈采风曲目〉试探》,《简帛》第2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236页。

③陈思婷: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四)·采风曲目、逸诗、内豊、相邦之道〉研究(上)》,《古典文献研究辑刊》七编第十八册,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2008年,第127—130页。

形作为“虎”的分化字一般读为“乎”或“呼”，因此我们认为“鸟𧇵”可读为“鸟呼”，其后的“咎比”可读为“鳩比”。清华叁《赤鹄之集汤之屋》中的“鹄”写作“𧇵”，从鸟咎声，侯乃峰读为“鳩”<sup>①</sup>，可从。鳩鸟好鸣，疑简文《鸟呼》《鳩比》都是与模仿鸟鸣相关的曲目。

《采风曲目》简 5：

羽□：《嘉宾逖喜》《□居》《思之》《兹信然》《郢诈𧇵》。

原简“喜”“居”“之”“然”“𧇵”后有句读符号，可知《郢诈𧇵》为曲目名。杨泽生释“𧇵”为“豺虎”，认为此曲目或与《诗·小雅·巷伯》“投畀豺虎”有关<sup>②</sup>。何有祖读该曲目为“技诈豺虎”，指如豺虎般欺诈，行为不端<sup>③</sup>；曹建国、陈思婷、孔德凌亦从读为“豺虎”的角度进行解读<sup>④</sup>；黄鸣认为“𧇵”是挫伤、击败的意思，“𧇵虎”即伤虎<sup>⑤</sup>；谭步云认为该曲目名读“置柷载敌”，说的是安排主音乐器的位置<sup>⑥</sup>。

今按，如上文所言，“𧇵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却不与“虎”相通，因此“𧇵”字的释读不应往“虎”字上去考虑。曲目《郢诈𧇵》的释读暂且存疑。

## （二）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篇的“𧇵”和清华拾《四告》篇的“𧇵”

《举治王天下》简 7：

当退而思之，其唯贤民𧇵（乎）？

句中的“𧇵”，整理者隶定作“𧇵”，并解释说：“‘𧇵’，简文字形亦见于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五）·季庚子问于孔子》、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

①侯乃峰：《〈赤鹄之集汤之屋〉的“赤鹄”或当是“赤鳩”》，《出土文献》第 6 辑，中西书局，2015 年，第 195—197 页。

②杨泽生：《读〈上博四〉札记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26 辑，第 336 页。

③何有祖：《上博楚竹书〈四〉札记》，简帛网，2005 年 4 月 15 日。

④曹建国：《上博简〈采风曲目〉试探》，《简帛》第 2 辑，第 236 页。陈思婷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四）·采风曲目、逸诗、内豊、相邦之道〉研究（上）》，第 141 页。孔德凌：《上博简〈采风曲目〉考论》，《北方论丛》2017 年第 4 期，第 45 页。

⑤黄鸣：《上博四〈采风曲目〉零拾》，简帛网，2005 年 12 月 30 日。

⑥谭步云：《释“柷敌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26 辑，第 499—500 页。

竹书(一)·孔子诗论》等,用作‘乎’。”<sup>①</sup>

今按,“𧇧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“𧇧”的讹变。由“虎”加“八”形分化的“𧇧”,上博六《庄王既成》简6写作“𧇧”,所从之“𧇧”形的上斜笔往右出头,即讹变为“𧇧”所从之“𧇧”。

《四告》篇出现三次“𧇧”字,均用为语气词“呜呼”之“呼”,辞例如下:

於(呜)𧇧(呼)哀哉!(清华拾《四告》26)

於(呜)𧇧(呼)哀哉!(清华拾《四告》29)

於(呜)𧇧(呼)!乃冲孙虎哀告截詢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40)

简文中的三个“𧇧”字,整理者均隶定作“虎”,括注为“呼”。网友“风不定,人初静”认为,《四告》简5、26、29、40中用为“呜呼”之“呼”的几个字,与同篇简38、40、45的“虎”字写法判然有别,当隶定为“𧇧”;又清华玖《廼命一》简3和简10隶定为“虎”的字也当改隶为“𧇧”<sup>②</sup>。

今按,《四告》简5用为“呜呼”之“呼”的字写作“𧇧”,是由于字形中表示“人”形的左上一笔与表示虎头的左下一笔共用笔画而形成的,该字可归到“虎”加“八”形的分化字“𧇧”中。《廼命一》简3和简10整理者隶定为“虎”的字分别作“𧇧”“𧇧”,亦是“𧇧”的讹变。

朱国雷认为《四告》简26、29、40中用为“呜呼”之“呼”的几个字当隶定为“𧇧”,并将之与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的“𧇧”(简12)、“𧇧”(简13)、“𧇧”(简23),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的“𧇧”(简11),《举治王天下》中的“𧇧”(简7)联系起来,认为它们是由金文“𧇧”字演变而来,也当隶定为“𧇧”<sup>③</sup>。

今按,《四告》中的“𧇧”“𧇧”“𧇧”,与《举治王天下》中的“𧇧”确实

①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九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204页。

②《清华十〈四告〉初读》,简帛网简帛论坛,2020年11月24日。

③朱国雷:《说清华简〈四告〉〈廼命一〉中的“𧇧”字》,简帛网简帛文库,2020年12月1日。



可看作一字,它们同为“虎”的讹变。“𧇖”与“𧇗”上部均从“虍”,下部所从的区别是,“𧇖”从“𠂇”,而“𧇗”从“介”,“𠂇”与“介”唯有最上一笔倾斜角度的不同。

另,清华伍《厚父》简9:

厚父曰:“於(呜)𧇖(呼),天子!天命不可𧇖(僭),斯民心难测。”

简文中的“𧇖”,是“𧇖”的省写。

### (三)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和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的“𧇖”

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有三个从虍从示的字:“𧇖”(简12)、“𧇖”(简13)、“𧇖”(简23),分别用为介词“乎”和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有一个同形字,作“𧇖”(简11),用为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相关辞例如下:

《鹿鸣》以乐始而会,以道交,见善而效,终𧇖(乎)不厌人。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23)

反纳于礼,不亦能改𧇖(乎)?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2)

《鹊巢》出以百两,不亦有畅𧇖(乎)?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3)

康子曰:“毋乃肥之问也是差𧇖(乎)?”(上博五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11下)

《孔子诗论》中的三个“𧇖”,上博简整理者均隶定作“𧇖”,括注为“乎”。季旭昇认为该字从示虍声<sup>①</sup>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指出,该字可能是“虍”的变形:“虍”之“介”旁上部近似撇画的笔画讹作近似于横画的笔画,其“介”旁就与上部只作一横画的“示”形近<sup>②</sup>。其说可从。𧇖,从虍从示,亦为“虎”的分化字“𧇖”的讹变。“𧇖”“𧇗”所从之“介”形,

①季旭昇主编: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〉读本》,台北万卷楼,2004年,第41页。

②俞绍宏、张青松编著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第一册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9年,第37页。



讹变为“𠄎”或“𠄎”之后,即变为“𠄎”(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简7)和“𠄎”(清华拾《四告》简26)。“𠄎”所从之“𠄎”与“示(示)”发生类化,即变为“𠄎”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简13)、“𠄎”(上博五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简11)。

#### (四)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𠄎”与清华玖《成人》的“𠄎”

楚文字中另有从虎从示之字,出现在上博一《缁衣》简14和清华玖《成人》简15,分别写作“𠄎”和“𠄎”,在文本中均用为“虐”。其与从虎从示的“𠄎”不是一字。相关辞例如下:

《吕刑》云:唯作五𠄎(虐)之刑曰金(法)。(上博一《缁衣》14)

其三不得是谓𠄎(虐)争。(清华玖《成人》15)

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𠄎”,整理者隶定为“虐”,分析为从虎从示。李零认为“𠄎”相当于“虐”,“示”是“乎”的讹变,读“疐”<sup>①</sup>。徐在国、黄德宽认为,《孔子诗论》简12、13之“𠄎”整理者隶作“虐”读“乎”,则简14的“𠄎”也应隶作“虐”;楚简“虐”“唬”用法相同,《说文》“虐”古文正作“唬”形,故可将“虐”径释为“虐”<sup>②</sup>。冯胜君认为,该字可能由上博二《从政》甲简15的“𠄎(虐)”演变而来<sup>③</sup>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认为冯胜君之说或可备一说,同时提出另外两种可能:一是楚简“虐”或为“虎”形之讹;二是这里原本就作“虐”,而楚简中“虐”“唬”“唬”均可用作“乎”,受字形“唬”又可用作“虐”的影响,“虐”也可用作“虐”,属于用字方面特殊的同化现象<sup>④</sup>。

清华简《成人》的“𠄎”,整理者隶定作“虐”,读为“虐”,并将该字与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𠄎”联系起来。

①李零:《上博楚简校读记(之二)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年,第412页。

②徐在国、黄德宽: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缁衣·性情论〉释文补正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2年第2期,第3页。

③冯胜君:《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》,线装书局,2007年,第150页。

④俞绍宏、张青松编著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第一册,第249页。

朱国雷认为,“𧇧”和“𧇨”均从“虎”而不从“虍”。“𧇨”从“虎”无疑,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𧇨”所从的“虎”旁的写法虽与常见的“虎”旁有所差别,但与同篇从“虍”的“𧇩”(虐,简 14)、“𧇪”(虐,简 17)、“𧇫”(虐,简 23)等字对比,可证“𧇧”从“虎”而不从“虍”;同篇“虐”字、“虐”字、“虐”字所从的“虍”旁部分均作一竖笔打穿“虍”头部分,而用为“虐”的“𧇧”字竖笔打穿“虍”头后有一个明显的分叉用来表示虎的躯干四肢<sup>①</sup>。该意见基本可从,只是上博一《缁衣》简 23 的“𧇫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,而非从“虍”。

至于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𧇧”、清华玖《成人》的“𧇨”,这两个从虎从示的字为什么可以用为“虐”,笔者认为上引冯胜君意见可从。“𧇩”所在的辞例如下:

毋暴、毋褫(虐)、毋贼、毋贪。不修不戒(武),谓之必成,则暴;  
不教而杀,则褫(虐);命亡时,事必有期,则贼;为利枉事,则贪。(上  
博二《从政》甲篇 15+5)

根据文意,“褫”读为“虐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褫从示从虍。前文已经指出,楚文字中从虎从口的“𧇩”一形多表,既可分析为从口从虎的会意字(即《说文》训为“虎啸”的“𧇩”字),用为“号”“虐”等宵部字;又可分析为从口虎声,看作“虎”的分化字,用为“乎”“呼”等鱼部字。褫所从之“𧇩”是从口从虎的会意字,读宵部的音。而“𧇧”和“𧇨”,则是由“𧇩”省“口”后,再将“示”旁移到“虎”下形成的,故可用为宵部的“虐”。

#### (五)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的“𧇨”

《曹沫之陈》简 50+51 上<sup>②</sup>:

既战复舍,𧇨(虎)令于军中曰:“缮甲利兵,明日将战。”

简文中的“𧇨”,整理者隶定作“虐”,读为“号”。陈斯鹏释“虎”,读“呼”<sup>③</sup>;季旭昇认为该字是“虎”字繁化,在“虎”下加饰笔而成,释为

<sup>①</sup>朱国雷:《说清华简〈四告〉〈迺命一〉中的“虐”字》,简帛网简帛文库,2020 年 12 月 1 日。

<sup>②</sup>安大简《曹沫之陈》该句残,无法对读。

<sup>③</sup>陈斯鹏:《初读上博楚简》,简帛网,2002 年 2 月 5 日。

“虎”，读“号”<sup>①</sup>。

上文已经指出，“虎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在楚文字中共出现 37 次，除两例用法不明和此外处，有 34 次用作“乎”或“呼”。具体到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这一篇，“虎”字出现 12 次，11 次用作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从语义上看，简文中的“虎令”读“号令”要比读“呼令”更好。因此简文此处可能本作从口从虎的会意字“𡇗”（读“号”），之所以写成“𡇗”，可能是涉同篇其他“虎”字而致误。

### 结语

通过全面考察古文字中“虎”的形体演变以及楚文字中与“虎”相关、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诸字的用法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楚文字里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𡇗、𡇗、𡇗、𡇗、𡇗等字，均由“虎”分化而来。楚文字中用为“乎”“呼”的“𡇗”，亦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“口”是分化符号。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的“𡇗”和清华拾《四告》的“𡇗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“虎”的讹变。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和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的“𡇗”亦为“虎”的讹变。清华玖《廼命一》简 3 和简 10 的“𡇗”“𡇗”，亦是“虎”的讹变。

在具体篇目中，用以上字形中的哪一个来表示“乎”或“呼”，跟书手有很大的关系。如句末语气词“乎”，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的书手均写作“虎”，而安大简《曹沫之陈》的书手均写作“𡇗”。再如用为“乎”的“𡇗”，只出现在清华简《汤在啻门》《汤处于汤丘》《管仲》这三篇中，李松儒曾通过字迹特征的比较，证明这三篇文献为同一书手所写<sup>②</sup>，这与本文的分析正好而合。

楚文字中的“𡇗（虎）”与𡇗、𡇗、𡇗、𡇗、𡇗等字不仅在字形上可以分开，而且在用法上也职用分明。楚文字中没有“𡇗（虎）”用为“乎”的例子，也没有𡇗、𡇗、𡇗、𡇗、𡇗等字用为“虎”的例子。由此可以看

①季旭昇主编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四）〉读本》，台北万卷楼，2007 年，第 206 页。

②李松儒：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〉（陆）之〈管仲〉字迹研究》，《书法研究》2016 年第 4 期，第 34—45 页。

出,至少在战国阶段,楚文字“𧇧(虎)”与𧇧、𧇧、𧇧、𧇧、𧇧等字的分化已然完成,它们是不同的字。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过程中,在需要严格隶定的场合,不能简单地将𧇧、𧇧、𧇧、𧇧、𧇧等字隶定为“虎”,而是应加以区分,以示其不同。

#### 附录:本文引用出土文献著录资料简称全称对照(以简称音序排列)

安大一——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,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: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。

包山简——包山楚墓竹简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六)·包山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24年。

包山竹牍——包山楚墓竹牍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六)·包山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24年。

郭店简——郭店楚墓竹简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荆门市博物馆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一)·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11年。

《合集》——郭沫若主编,胡厚宣总编辑:《甲骨文合集》,中华书局,1979—1983年。

《集成》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中华书局,2007年。

清华捌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捌)》,中西书局,2018年。

清华貳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貳)》,中西书局,2011年。

清华玖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玖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。

清华陆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陆)》,中西书局,2016年。

清华柒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柒)》,中西书局,2017年。

清华叁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叁)》,中西书局,2012年。

清华拾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,中西书局,2020年。

清华拾貳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貳)》,中西书局,2022年。

清华拾壹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壹)》,中西书局,2021年。

清华伍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》,中西书局,2015年。

清华壹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,中西书局,2010年。

上博八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八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。

上博二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

上博九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九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。

上博六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六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

上博七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七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。

上博三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。

上博四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四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。

上博五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五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。

上博一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。

望山二——望山二号楚墓竹简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黄冈市博物馆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四)·望山楚墓竹简、曹家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19年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,曾向黄一村、侯瑞华、池明明诸兄请教,投稿后又蒙《文献》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,谨此一并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市委,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与古文字。